



沙沙日記

(夏令營日記)

蘇聯 A.奧列克辛著 卞陵譯

上海新亞書店出版

沙 沙 日 記

(夏令營日記)

蘇聯 A. 奧列克辛著

邱 陵 譯

上海新亞書店出版

有著作權，不得翻印

沙沙日記

(夏令營日記)

全一冊

人民幣7,500元

一九五二年八月四版

9001—12000

著者 蘇聯A.奧列克辛

譯者 邱陵

出版者 新亞書店

上海：河南中路159號

總發行

童聯書店

上海天津路19號

L1=4

譯者的話

蘇聯的工人、職員和兒童，都有享受斯大林憲法第一一九條所規定的休息權：每逢夏季，他們有的到附近的別墅區去，有的到蘇聯南部風景優美的地方去。大人住休養所，兒童進夏令營。（工人職員休息期間工資照給，放棄休息權的人可得雙倍工資。）夏季休養機構的設備非常完善，經常有體育和娛樂活動。這是蘇聯的人民和兒童在幸福生活中最愉快的一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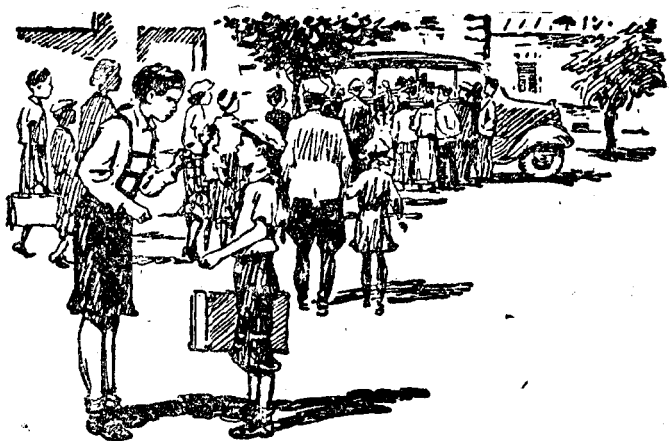
夏季休養機構，都是最好的建築物：有的是從前的貴族、地主、資本家的寓邸別墅，有的是新建的新式房屋。生活在裏邊，簡直是生活在真正的極樂世界中！

這本書是一個少年先鋒隊員的夏令營日記。（原名「三十一天」。）我們在書裏可以看出蘇聯兒童幸福生活的面貌，可以了解蘇聯政府是怎樣關切兒童，以及兒童怎樣發揮他們的智慧，用實際行動來愛國家、愛人民。我們又可以看出蘇聯的男女老幼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創造了一些什麼樣的英勇行動，以及在戰後怎樣狂

熱而迅速地恢復和擴大他們的建設。同時，我們也可以在這本書裏了解少年先鋒隊的領導者列寧共青團員和輔導工作人員怎樣運用共產主義的教育方法，在實際生活中，無形地矯正了兒童的錯誤行動和偏向。他們和兒童的年齡儘管有距離，心理儘管有差異，然而他們走的是同一的道路——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蘇聯是我們新中國的一面鏡子，他們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願我們新中國的小朋友照着蘇聯小朋友的榜樣，創造我們幸福的生活。

邱 陵 一九五〇年六月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昨天是我動身到夏令營去的前一天，我和嘉爾克爭鬧了一回。嘉爾克是我的姐姐，她很瞧不起我，因為她已經十六歲了，我只有十三歲；她已經在九年級，我不過是在六年級；她是一個高材生，可是我沒有……

嘉爾克說我沒有意志力，說我對於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夠做得有始有終。你知道她為什麼這樣想？這是由於費老師出的家庭作業算術題我沒有完全做完的緣故。其實嘉爾克不懂得我是故意這樣的。因為費老師喊學生回答算術題是按姓名的字母次序的，而我的姓名在名冊上是第三名，所以我總是做前三道題，只是有時

候多做幾道(這是準備萬一的)。然而姐姐不明白這一點，就說我沒有意志力。

這是多麼糊塗啊！

我忍耐過好久。可是到了昨天，我終於憤慨了。

「拿一件實際的事情來吧，我會證明給你看，我有鋼鐵般的意志，而且我會做到底！」我對姐姐大喊道。

當時嘉爾克就從書包裏掏出了一本用紅壳子裝訂的厚本子向我遞過來。我簡直茫然了；這樣的本子叫做『雜記本』，它只能給高年組的學生才用得着。

「嘉爾克姐姐，這是給我的嗎？」我低聲問道。

「是呀，這個本子是我送給你的，可是附有一個條件。」

我拿了本子就想跑到隔壁去給費基卡看看，可是姐姐阻擋了我。

「我已經說過，我送本子給你是附有條件的……」

「是什麼條件呢？」

「是這樣的一個條件！明天你到少年先鋒夏令營去，到黑海……」

「這又有什麼呢？」

「不要插嘴，這是不禮貌的舉動！」嘉爾克說(她這種說法是學的媽媽的)。「在夏令營裏有很多重要的事

情。關於一切最重要的事，你應該每天記到這個本子上去。這個本子要成爲你自己的夏令營日記。這件事情做起來並不容易。不過，如果你是有始有終地去做的話，我和媽媽，還有爸爸，就會相信你是有意志的。你不是要一件實際的事情嗎？好，這就是一件實際的事。」

我垂頭喪氣，手上的本子差一點掉了下去。嘉爾克總是這麼破壞良好的時間。哼，爲什麼不肯不附任何條件，爽爽氣氣地把本子送給我嘛？

不過，這也沒有辦法，現在所談的是我自己的事。雖然這實在是一件普通作業，而不是一件實際的事，可是我只好答應以後做日記。我準備每天至少寫一面，也許可以多寫一些——我將要證明給嘉爾克看，我有鋼鐵般的意志。而且，如果必要的話，我能夠忍受任何的困難！

所以，我現在正是伏在車廂的上層臥舖上寫我自己的日記，其餘的同志此刻正在窗裏望着外邊。本來我也想去看看，可是我不能，因爲我一點事也沒有做好啊！

在窗子旁邊站着我的一位新同志安得列。在早晨，當所有到夏令營去的同志集合在我的爸爸做工的那個大工廠的俱樂部跟前的時候，我就注意了他。有些媽

媽、爸爸和祖母來給同志們送行，只有安得列是帶着一個小行李單獨來的。他朝四面看了一眼，隨後說：『你看，大家安排了這樣一個送行的場面，好像我們是上前方或者是到北極去似的。』安得列立刻使我很中意。後來，從工廠裏出來一個負責人對我們演講，他說，這一次把我們送到這麼遠，送到黑海，這是由於我們『身體不够強健』，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在那裏休養。

安得列氣紅了臉，他並且自言自語地說：「是誰對他說我們『不够強健』呀？胡說八道！」於是安得列也不等其餘的同志，就到淺藍色的載客汽車裏坐了下來，他不想再聽負責人的演講了。

嘉爾克來送我，雖然這不是我請求她的。她故意地大聲說話，好讓大家都聽得見，她說：

「不要出車廂到站上去，不然就會掉車的。還有，不要伸出窗子……」

她總是侮辱我，好像我是『小娃娃』似的。我朝四邊一看，幸好安得列不在；他已經坐在載客汽車裏，沒有聽見嘉爾克的話。

淺藍色的載客汽車動起來了，我們動身向車站去。

載客汽車沿着寬闊的浸在夏天陽光中的碎石馬路發出沙沙的聲音飛馳着，從有綠牆的街道上一些單幢

的大廈旁邊穿了過去；在汽車上開着的窗子外面的人行道上和公園裏，是熱熱鬧鬧的。

莫斯科的人們向我們微笑。不論是步行的人們和司機們，甚至於連那嚴肅的站崗的警察們也都在微笑。似乎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到遠方去，到南方去，大家都在祝我們一路平安。

我躺在火車車廂裏的上層臥舖上，當我看見安得列在我下邊整理着下層臥舖的時候，我高興極了。在另外一個下層臥舖上躺着我先前沒有見過的一個男孩子。他的鼻子上有一副大眼鏡。我甚至覺得這是成人用的眼鏡。這個孩子一躺下來就讀起書來。我一看，就看見這是一本詩集。真古怪，讀詩！我是不喜歡詩的。至於長篇小說：郁爾菲仁和馬因里得的創作，或者還有更好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創作和『青年近衛軍』，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囉！我讀詩，只是在學校裏勉強要我讀的時候，我才讀它的。

在那個下層臥舖裏的男孩名叫柯良，但是這時候，我和安得列已經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大學教授』，因為他有一副非常嚴肅的樣子。

立刻又有一個『鄰舍』來了，他把行李放在我對面的上層臥舖上。這個男孩我是在工廠那裏看見過的。給

他送行的一共有三個女人：一個年紀老的大概是祖母；另外一個年輕些的也許是媽媽；還有第三個更年輕的，說不定是姐姐。在動身以前，她們拼命地吻他，連我也搞得不好意思起來。這位新『鄰舍』也叫做安得列。這教我們怎麼辦呢？起先我們決定稱呼在上層臥舖的安得列叫做『安得列第一』，在下層臥舖的一個叫做『安得列第二』，可是下層臥舖的安得列卻生起氣來了。

「怎麼，我是皇帝或是國王麼？只有對於皇帝是這麼稱呼的——安得列第二！」

當時我們就改稱他爲『下舖安得列』，另外那個叫做『上舖安得列』，這是兩個太長的稱呼。不過到了擦黑的時候，我們又想出辦法來了。

『下舖安得列』笑着問『上舖安得列』：

「先前那三個人是給你送行的全體送行團麼？」

『上舖安得列』答道：

「那是我的媽媽、祖母和姐姐。我是家裏唯一的男性呀。」

「你怎麼，沒有爸爸嗎？」

「有，『上舖安得列』答道，「不過他不是經常住在莫斯科的：他是艇長，老是在黑海裏航行。」

然後，好像是不經意地補了一句：

「我的爸爸是蘇聯的英雄哩。」

這時，連那位『大學教授』也停止讀詩，把眼鏡移動了一下，好更清楚地看看蘇聯英雄的兒子。

擦黑的時候，『上舖安得列』要爬上自己的臥舖，可是無論怎樣不能用手攀上去，於是『下舖安得列』就用肩膀托着他，幫他攀上去，然後說道：

「你的肌肉在哪裏啊？你還是艇長的兒子哩！」

從這時候起，我們才把『上舖安得列』改稱『艇長』，至於『下舖安得列』，就直截了當地叫做安得列。

天黑了。檯燈亮了。它是用綠燈罩子罩着的。當我們去年在別墅歇夏的時候，我最愛到火車站上去，特別是在擦黑的時候，那帶着急馳響聲的長程列車從月台旁邊穿了過去，車廂上頭的白煙飛掠着，車廂裏的綠燈閃爍着。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長程火車會沒有這種電燈的，而且當我今天白天在我們的車廂裏看見了它們的時候，我終於相信自已是在幸福中：我是向遠方的黑海出發啊！

『艇長』躺在上層臥舖上，還不等我們問他，他先就自動地講起他的爸爸和他爸爸的功績來了。起初我們都在很有興味地聽，可是火車老是轟隆轟隆地響：轟隆，轟隆，轟隆……接着，『艇長』的聲音就越來越小，到了

最後，完全聽不見了。原來『艇長』已經睡着啦。安得列和『大學教授』也都沒有聲息，當時我就悄悄地拿起了厚本子開始繼續寫完白天裏沒有來得及寫的日記。車廂顫動着，鉛筆在手上抖動，非常難寫。

微風吹進了打開了的車窗，有時帶來一陣松林奇妙的氣味，有時帶來一陣河上的清涼，有時又帶來一陣從車頭裏飛出來的刺激性的煤煙。一路上，好奇的微風遇到什麼，什麼就要被它所觸及。它沉湎在我的本子中，並且開始撕扯着紙頁。要制服它是不可能的。

從下邊傳來了安得列的聲音：

「沙沙，你老是在寫什麼呀？白天裏也寫，現在又在寫。未必秋天裏你還要補考麼？」

他的聲音來得這麼突然，不容我有絲毫的考慮，就使我老實地說道：

「寫日記。」

安得列笑了：「只有偉大的人物才寫日記，你是沒有必要寫它的。」

他當然說得不錯。

七月十六日

乘火車的時候，最好不要躺在臥鋪上，最好是站在

窗子旁邊或者在車廂裏走動走動，如果躺下去，那就一定會睡着。今天白天裏我一共只躺了幾分鐘，連我自己也沒有注意我的眼睛是怎樣閉上的。車輪隆隆地響着，我就夢見爸爸帶着我，到他工廠裏去，到他的車間去，在那裏，四面八方響着工作台的聲音。

由於我的肩頭被人推了一下，我就醒了，我睜開眼睛，就看見我的面前是安得列通紅急躁的面孔，他用兩隻腳站在手裏拿着書本的『大學教授』躺着的下層臥舖上。這時，車輪沒有響了，涼爽的微風也沒有了，這就是表示火車已經停在站裏了。

「沙沙，起來呀！快點啊！」安得列悄悄地說。

「發生了什麼事嗎？」

「火車站上有這樣一種東西在賣呢！我從窗子那裏看見的，是這樣的一種東西！」

「是什麼呀？」

「小狗！你懂麼，小狗，小牧羊狗！」

「小狗，這不是東西麼，是畜牲呀。」『大學教授』在下面帶着困倦的口氣說。

「得啦，隨牠去！可是，管牠是什麼畜牲，沙沙，我跟你一定要把這種牧羊狗買了來。讓我們在夏令營裏教練牠，然後帶回莫斯科交給邊防軍。」

「莫斯科是沒有邊防軍的。」艇長反駁說。

「第一，在莫斯科工作的是一切邊防軍的首腦，他們把狗子要送到哪裏就送到哪裏。其次，在黑海上也有邊防軍，那不過是海上的罷了。」安得列快快地小聲說着，臉色激動得更紅了。

『艇長』在自己的舖位上懶洋洋地說道：

「海上的邊防軍根本不需要狗。我的爸爸就是海上的邊防軍。你還想把狗子弄到車裏來，哼，牠是不會讓你睡覺的。」

可是安得列對於『艇長』一點也不理睬，只是在問我：

「沙沙，你有錢嗎？」

我伸手到制服口袋裏拿出了一個小包包，這是媽媽給我在路上準備萬一的用度的一百五十個盧布。這麼大的數目，我從來還不會有過呢。當時我就告訴安得列，我有多少錢。

於是他高興地小聲說：

「這太好啦！給我五十個盧布吧。我自己也有五十個。而且『大學教授』也給了我五十個。」

我不明白安得列爲什麼不向『艇長』要錢。我們也不知道小狗的價錢是多少，不過據我們判斷，一百五十

個盧布是够數的。

我們本來可以立刻跑到站上去，可是發生了一道阻礙。原來火車在這個車站一共只停十五分鐘，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准大家離開車廂。車廂的這一頭，通到出入台的門是關着的，另外的那一頭，有我們中隊的女輔導員卡其亞站在那裏，隨便是誰她也不讓出去。

起初，我根本不明白安得列要狗做什麼。可是當我動身去買狗、剛巧發生了阻礙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就覺得一定要買狗，甚至於覺得到夏令營去要是沒有狗的話，那是太傻了。

這時候，一個發亮似的念頭進入了我的腦海：

『『大學教授』，』我喊道，「起來吧！跑到卡其亞那裏去吧！」

『大學教授』撇開了書本就站起來。

「你去告訴卡其亞，說你的手上扎了一根粗刺。因為她昨天說過，她有一個小藥箱，爲的是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可以去找她。好，你跑去找她救救好了！等卡其亞去給你拔刺的時候，我們就……」

「要是欺騙她，那是不好的……」『大學教授』猶疑地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爲了這件事是可以騙騙的。」

快點呀!」

『大學教授』把鼻子上的眼鏡弄了一下(我注意到，當他心情激動的時候，他總是這麼做的)，隨即向卡其亞走去，我們就跟在他的後邊走。卡其亞站在出入台上，當『大學教授』走上了出入台，隨手把門帶上了的時候，我們就把耳朵貼着門鎖的鎖眼細聽着。『大學教授』那麼近情近理地說着，幾乎使我們相信他的手上好像真的扎了一根刺，痛得厲害似的。

門的把手在動了，安得列推了我一下，我們就鑽到我們車廂的乘務員的小房間裏去了。還沒有等我們心定下來，卡其亞就沿着過道從我們旁邊走了過去。帶着慘淡面容的『大學教授』跟在她的後邊走着。雖然照他所說的話，手上扎了一根刺，可是他爲什麼要跛着腳步呢？

危險剛一過去，我們就奔到出入台，從車廂的階梯往下一溜，再向地上一跳。我一跳就跌倒下去，傷了膝蓋弄得我好痛。因爲這裏沒有月台，所以一直跳到地上，而且這個地方也太高了。

車廂旁邊站着一個乘務員。他喊道：

「你們到哪裏去？你們到哪裏去呀，小搗蛋？」

而且他幾乎抓牢了我的衣領，可是我掙脫了他，蹣